



陳強華詩選 (1992-1996)

【導 讀】

陳強華 (1960-)，出生於檳城州大山腳鎮，台灣政治大學教育學士，中國南京大學中文碩士。曾經創辦「激蕩創作歌曲工作坊」(1985)、「魔鬼俱樂部」及《詩雜誌》(1994)，《向日葵人文雜誌》(1997)。作品曾獲：第五屆及第七屆星洲日報新詩推薦獎。曾任職韓江學院華人文化館館長及中文系主任，現任吉打吉華獨中創意與文化推廣中心主任暨華文科主任。著有：詩集《煙雨月》(1978)、《化裝舞會》(1984)、《那年我回到馬來西亞》(1998)、《幸福地下道》(1999)、《挖掘保留地》(2005)，散文集《請把愛情當一回事》(1992)、《格子·沙籠》(2008年)。

張光達在〈陳強華論：後現代感性與田園模式再現〉一文中，主要檢視了陳強華於九〇年代出版的兩部詩集，探討詩人將後現代主義概念融入浪漫抒情的語言文字特色、前中年時期的幸福生活浪漫色彩、童年與鄉土的緬懷浪漫想像。張光達認為：作為一個融合了現代詩技巧、後現代觀念與鄉土寫實的詩作者，陳強華詩中的後現代語言透過對鄉土家園緬懷、社會現象省思，表達出一種浪漫而抒情的本質，從中展現出後現代與本土性在現代詩裡的辯證式對話。陳強華詩在馬華現代詩的發展脈絡和文學史定位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陳強華早期的作品明顯深受台灣詩人楊澤和羅智成的影

響，尤其是他在語言文字和氣氛的經營上，詩裡行間的浪漫抒情、婉約修辭、現代知識份子的淑世襟懷，以及詩行中透露出來的文化鄉愁和生命告白都是他早期詩作的特色，也在在印證他深受楊澤、羅智成的抒情詩風格的模仿。至於他的後現代觀念和技巧手法，卻深受夏宇的啟發，他的後現代技巧返回馬來西亞之後還有更極端的發展。陳強華的後現代詩，一反傳統現代主義的力求博大精深，採用一種生活化／口語化／平庸化的語言文字，半開玩笑又似乎漫不經心的調侃玩樂，來面對日常生活中任何單調乏味的現象和事物，企圖捕捉心靈上一剎那間留下的意識痕跡。類似在漫不經心平靜的語氣中帶著一股隱約的嘲弄反諷式質疑與模擬，在陳強華這兩部詩集中俯拾即是。這種後現代主義反深刻反強調理性的美學觀念，投射到文字作品中變成口語般散漫零碎的思維意識，取代了傳統上視詩為貴族血統文體的地位。

當陳強華在一九八三年回到馬來西亞，其後幾年剛巧碰上和經歷國內一連串的政治風波與社會動盪。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〇年間，這段時期是馬來西亞國家社會捲入一連串政治風暴的非常時期，其中有政黨爆發激烈的黨爭、華社面臨合作社經濟醜聞、國家司法界面對一場司法權自主性危機、華文教育與文化的合法性地位受到衝擊、種族衝突和政治白色大逮捕。當陳強華帶著他那類似後現代主義的詩風回到馬來西亞，馬上面臨這塊土地國家的政治現實和社會公理問題，本土的社會現實議題衝擊他的心靈，也衝擊著他的後現代觀念視野，因此在這個課題的思考上他顯然調整了以往的前衛技巧手法，改為一種抒發個人理想情懷、省思族群前途與嘲弄現實國家體制交織成的自我剖白的詩形式，即是說他以個人的抒情語言來思考心中所關懷的正義、公理、愛情、理想。這些種種有時因為透過外在的現實社會政治現

象來渲染和編織，形成這些詩作的寫實性強，關懷面向極廣，但是其思想卻是靠著抒情語言的浪漫本質來支撐。這是陳強華在《那年我回到馬來西亞》的「藍色時期」作品中，自成一種獨特的抒情糅合寫實色彩。面對馬來西亞這個非常時期的政治現況提出控訴和批判，陳強華的抒情語言較為溫婉兼流露一股無力感，帶有嘲弄現實且自我反諷的浪漫氣質，不同於傳承得詩語言的激烈悲憤的深切痛苦。這個「藍色時期」的詩作糅合了現實觀點和浪漫抒情語調的表現手法，其詩語言的質地受到楊澤的啟迪可謂相當明顯

步入一九九〇年代，馬來西亞的政治局勢從動盪尖銳演變到變革平和，政經文教表面上開放樂觀，詩人面對這樣的社會大環境，再加上結婚以後的生活和步入中年時期後，他的後現代語言技巧有漸趨寫實淺白的改變，嘲諷現實的書寫習慣也逐漸由幸福甜蜜和浪漫溫和的語言文字取代。閱讀陳強華在「前中年時期」的作品，在語言文字上給予人一種非常強烈鮮明的色彩，那就是詩句裡的幸福浪漫兼溫和淺白的遣詞用字，在主題的取向上有兩個重要的面向：一、幸福浪漫的生活剪影。二、對鄉土與童年生活的緬懷。

幸福生活的主題無疑在詩集《幸福地下道》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除了書名取「幸福」一詞以外，詩集中多首詩都在抒發詩人的幸福生活片段，浪漫溫柔的筆觸洋溢字裡行間。比起《那年我回到馬來西亞》，《幸福地下道》裡的詩少了一些前衛技巧手法的錘鍊，卻多了一份冷靜溫和而不失浪漫甜蜜的色彩。國家政治現實社會的轉變，詩人個人生活的幸福安定，使到詩人逐漸對一切不公不義的現象有所保留，企圖以一種冷靜抽離的心態角度來淡化這個現實體制的不滿。但身為一個現代詩人，陳強華的敏

銳思考和感受，又讓他體會到現代人生活在現實體制裡，雖然政治體制看似在家庭生活之外，但是這個外在世界的枷鎖卻無時無刻反過來牽制束縛脆弱的幸福生活。幸福在這樣的大環境氣候下，自然是產生似近實遠的矛盾焦慮。這種對幸福充滿兩難困境的焦慮感受在〈沿著虛線〉一詩中有精彩生動的描述：「因握有虛無而逐漸壯大／與日膨脹的狂妄／沿著虛線／義無反顧地撕下／翻越過生活的斜坡／幸福是伸手可及的／幸福也是遙不可及的」。陳強華的詩吸收了早期浪漫抒情的語調，因此他在書寫現實社會的題材時，常有對社會體制作出含蓄的嘲諷批判，更多時候呈現的是對現實不滿的焦慮無力感。

《幸福地下道》也記錄了陳強華對童年與鄉土的緬懷。童稚歲月或年少青春時期是詩人再現為抗衡現實生活體制的精神泉源，也是另一種將過去理想浪漫化的方式，其詩語言帶有抒情浪漫的本質。現實中的童年鄉土固然是永不再復返，然而在心靈上，它卻已被刻烙成永難磨蝕的版圖，因此在詩人心靈上童年永遠都沒有消失掉，它可藉回憶來重建和保持永遠的年輕，並在一再重覆的書寫行動中，記憶的童稚歲月已含有某種程度的虛構想像成份在內，並非真實完整的過去。在〈翻閱舊作〉中，陳強華讓時間雙腳倒退回原點，然後開始沉湎入他的童年歲月和年少生活。這首詩寫詩人童年時期的生活片段，一再緬懷過去的美好日子，詩的語言文字如同詩人的記憶那般優美細膩、流暢鮮活，無論是寫景敘物，意象取喻或節奏氣氛的營造渲染，表現出詩人駕馭文字的巧思才氣，新穎貼切與抒情造境的書寫能力。我們看到詩人陳強華在意象和情境上的出色表達：「我穿著童年的雨衣／到草叢去亂嚷／煙霧裡豎挺的大鳥／飛翔／划過／淺藍單調的天空封面／我親眼看見／一顆索淨的露珠墜落／如一顆巨大飽

滿的愛／暗藏著瘋狂，打嗝」。抒情浪漫的語言本質令整首詩充滿飽滿豐富的情感，也在詩人悠然自得出神的童稚視野內將他那明淨理想的自我空間完整的呈現出來。

童年歲月與鄉土情結的書寫，可以被視為詩人開啟自我心靈空間的鎖匙，打通現實支配體制和理想精神泉源的橋樑，這些俱可以轉化為面對現實桎梏的力量與自覺。可以肯定的是由此所產生的力量足以令詩人洞察社會現存的問題，進而在詩句中或含蓄委婉或強力批判既存體制的運作方式和意識形態。這類糅合後現代與抒情浪漫的聲音，在這裡姑且稱之為「後現代感性」，乃是陳強華詩的一項特色。在《幸福地下道》裡這個特質透過幸福生活的片段抒寫、對童年與鄉土家園的緬懷表達得更为凝練飽滿，形成馬華現代詩發展脈絡裡一種鮮明獨特的聲音。

陳強華在一九九〇年代密集發表了大量高水準的詩作，故本輯所選的七首詩作跨越兩部詩集，前四首〈過去式〉、〈翻閱舊作〉、〈沿著虛線〉、〈回文體的生活〉選自《幸福地下道》，後三首〈挖掘〉、〈保留地〉、〈男人中年〉選自《挖掘保留地》，從中可以清楚讀出張光達所言的風格特色，及其延伸與變化。

過去式 (1992)

固定句型的早晨
名詞聚集在圖書館的台階
一個形容詞躡腳路過
名詞怦然心動，低頭微笑
第二天猛烈的動詞駛來
開始經營一個抒情的句子

句子的責任是舉例
或敘述一件事
形容詞從黑暗中釋放出來
變成明亮閃爍的
是個下雨天，晴朗的心
甜蜜的梨渦，純潔的脆弱

永遠記得淡紫色的掛錶
深夜不能停止的唱針
這些回顧往昔的
感觸的細緻的句子
或「陳強華，吃飽了嗎？」
或「謝謝你，失眠因為愛你。」

那個春日，名詞與動詞靜臥在草上

呼吸著各自寧靜的氣息
顯得孤獨的連詞結伴喊著
「與其……不如，不但……而且」
形容詞沉默一旁

形容詞在句子消失了
就像消失的形容詞
我消失於你的眼睛，耳朵，鼻子和咽喉
吻別後被施上魔力
除非流言毀滅

從我的舊衣袋中
搜到了許許多多失去的迷戀的錶
閃電將會擊中那棵老樹
讓煙自由地在黃昏散去
在你眾多繁複小句子中
我會是徹底刪去了的那段過去。

翻閱舊作 (1992)

——昨日的灰黑淡出今日的框架

我被這熱帶氣焰包圍
回憶之樹的蔭涼
深沉，我翻閱詩集
細讀昨日的斷句：
「最後的果實液汁甜美留給將來……」
獨處一室
讓時間雙腳倒縮回起點
聽到有誰
在遠方喊著我的姓名
晚霞渲染整片黃昏了

而門前那條小河啊
搖搖晃晃流過
努力地去猜測水流的方向
在荒涼的一九七七年，我開始寫詩
逃學去捕捉意象
魚們閃動悲慟的鱗片
無所謂地游來
無所謂地游去
河作為一種隱喻
捉魚更像是一種隱喻

那陣吹起的四月微風
似乎快醞釀成句
這些往事也已經老去了

細讀昨日的斷句
我聽到重金屬的童謠
請相信這胸口的聲音
這陽光的聲音，這雨水的聲音
這稻穗成熟的聲音
這木槿綻放的聲音
這晨禱誦經的聲音
它們悄悄地穿插入
我鮮嫩的青春舞曲節拍
時間無聲地飄逝
似夢境在水面上徐行
以爵士樂的韻腳踏起
用年少獨特的另一種專注
細察記憶和情感衰老的紋理

這些往事的確也老去了
昨日那朵勢必晦澀的雲
停駐在拐彎處
我穿著童年的雨衣
到草叢去亂嚷
煙霧裡堅挺的大鳥
飛翔

劃過

淺藍單調的天空封面

我親眼看見

一顆索淨的露珠墜落

如一顆巨大飽滿的愛

暗藏著瘋狂，打嗝

打從昨日長長的雨巷回來

夢遊遲歸的雀鳥，寬大的窗下

青花瓷瓶盛開的向日葵

這幾本舊書脊背燙金的文字

我感到歉疚，不安

一首詩常常耗去

我的白天與夜晚

我的今天與昨天

甚至是未知的明天

回去吧

回去檢閱昨日遺骸

和整個童年時代斷奶

轉身之際

聽到關於過去的預言

上路吧

今天出發

沿途擊石

走一哩

再一哩

沿著虛線 (1992)

最後衝出猶疑的邊緣
沿著虛線撕下
附上兩枚悲哀的印花
幸福的天梯就將伸展下來

在夢想枯萎的林蔭
我絕望地收集著
各類有獎競賽表格
懷著一顆永不悔改的心
總該有嘗試失敗的時候
填上 ABC，123
或✓或×，或對或錯
杜撰有力的標語
在十五字內完成

因握有虛無而逐漸壯大
與日膨脹的狂妄
沿著虛線
義無反顧地撕下
翻越過生活的斜坡
幸福是伸手可及的
幸福也是遙不可及的
告訴夢在什麼地方

於是顧左右而

言他：

「不必理會我寫些什麼
舔舔昔日甜美的貧窮
呵，我亢奮的靈魂
將奮不顧身地跳起
持續永不疲倦的舞」

回文體的生活 (1993)

1. 第一類型

日子久了
竟也緘默起來
兩個頭顱並排
心事密封
感情飽滿
互不干涉
從不過問
精液眼淚
會不會流
每晚如此
翻一個身
弄皺一次
日子久了
竟也陌生起來
醒來嚇壞自己
酣睡身旁
打鼾如雷
怎會是你

2. 第二類型

怎會是你
打鼾如雷
酣睡身旁
醒來嚇壞自己
竟也陌生起來
日子久了
弄皺一次
翻一個身
每晚如此
會不會流
精液眼淚
從不過問
互不干涉
感情飽滿
心事密封
兩個頭顱並排
竟也緘默起來
日子久了

挖 掘 (1996)

堆積心頭的
用記憶的鐵鏟撬動
掀開發亮的一邊
總之很輕
似微塵般
不很顯眼
但卻很重要

感覺到的
是一種聲息
從耳邊從遠古的黃河
從不知名的地方從
歪歪斜斜的字體
一路探出頭來

整個黃昏
一些在心頭躡動的
不知是什麼
總之很毛毛蟲
很貓
很火山
或是很癢的

那是什麼
從哪裡隨我而來
緊隨著
最後沿著我的手指
想握著什麼

憂愁需要作次遠行
過敏的鼻子
為鮮花打個噴嚏
我找不到匿藏的名字
每種事物皆是虛構
總之猜測是傷神的

心想那個人
那人在天空下
天空是藍色的
藍色是沒有邊際的
沒有邊際的鵝黃虛空
抽象且溫暖

黃昏後
確確實實地下場雨
爾後知道了
卻盼望著
有點不明地

只能這樣
不自覺地
挖起心裡的墓碑
難懂的圖騰
岩石的語言
走到文字的懸崖絕壁
選擇 A 屬於 A
或 A 不屬於 A

堆積心頭的
用鐵鏟把蕨叢
連根拔起
驟雨把言辭降下
你想知道的流沙
無關緊要的疲倦
這已不再是什麼了

保留地 (1996)

——昔日的原住民
一個也不曾離開

[1]

你總在看屋外的風景
你的腳在尋索隱藏的鞋
你後來結婚了
有豐富的三餐，溫暖的被
你在夢裡貪婪地微笑
你找到鞋子
你又想到草原、翅膀、野花

[2]

一朵一朵紅得發紫的玫瑰
無法計數的

禮堂前詩歌朗誦會的星空
長堤上蘆葦不安驚起的水禽

你能用手
拔掉玫瑰花叢的雜草嗎？

[3]

你抓不住落葉
抓不住它飄落的聲響

一個春天在流言中消失了
花開花落，人也走遠了

甜蜜的心事懸掛枝頭
風吹起，撞來撞去

[4]

我們居住的地方
有一個小小的瓶口
每個夜晚
我們伸頭仰望
幻化成一隻隻白色的鳥

我們可從來沒有抵達星星
瓶子會裝滿星星

[5]

一個逆風的男孩
嘗試把詩寫在風中

一個逆風的男人
刻意在風中寫詩

他們的詩
掉進水中變成泥鰵

[6]

你閱讀的那個人
在詩集的某一頁

你用手指翻閱詩集
把著涼藝伎的燈扭開

你看見心愛的那個人
被書蠹蠶吃了一半

[7]

一節又一節的鐵鏈
風鈴帶來的叮嚀
鳥的飛姿

竹籬外的紅蜻蜓
那張臉模模糊糊地浮現
我低聲叫了一聲
水紋打了個圈又散去

[8]

始終在沼澤的樹林

等待一場潮汐

跌倒時，臥在曾經的港灣
我是自由的浪
影子是漂浮的花瓣
離別的火焰燃燒
耗盡整整一座少年的樹林

[9]

沒有成為水手的人
仰面躺著
讓海風拂過夢想的頭顱

等待的信玩著匿名遊戲
郵戳間難以辨認的字跡

這時他不願起來
茂盛是花的陰影，月的陰影

[10]

陰陰沉沉的梅雨季節
潮濕的風衣晾曬
扣子扣子，小木床
女人翻身，微笑
黃昏浴燈，花露水
易開罐咖啡與夢

忽明忽暗的走廊
太太曬掛陳舊的風衣
噢不，是女兒的尿布

每個人都有私有的保留地
把存藏的影子深埋
偶爾白天肥大的鳥
飛來啄食

[12]

被咒語禁錮
隻身守護著籃子
滿籃的蘋果
吐著蟲

[13]

出外野餐
用陽光礦泉水
調製雞尾酒
十月
又是雨季

[14]

整個昔日是紅色的
分別後把你收入相簿

從記憶的殘骸中
飛出褐色的蝙蝠

[15]

為自己開拓一塊保留地
種植秘密的花草
閱讀月光，測量雨水
雲從多雨的小鎮來
家人熟睡了
用手掌孵育夢想
疲倦後睡去
打算以蛹的形式
溫習記憶

男人中年 (1996)

男人

你相信天氣與你有某種關係
你把妻女關在屋裡
你學人喝酒、抽菸
喝了很多酒
抽了很多菸
你顯然明白
世上大多數人都很可憐
你卻十分幸福

你的脾氣發不起來
以男人的氣量同人談話
知道不能讓自己隨時發脾氣
知道在什麼時候
讓自己好好發一塊脾氣

人說中年後朋友漸少
興趣減少、時間有限
你學會喝酒、聊天
你說這人很好
那人也好

每個人都好
他們走入你的生活
又從你的生活離去

你學會喝酒、抽菸
欲暢通生活的脈絡
糖尿、高血壓、膽固醇
和你攀不上關係
有人在城外遺失了錢
遠方親戚在醫院療傷
你顯然知道
世上有許多悲傷的人
這點菸酒又算得了什麼

中年

天增歲月人增壽
不覺中年
朋友老的老，死的死
時間彷彿縮短身影

風徐徐地吹過
也不問為什麼了
獨自坐在後院樹蔭下
往事的落葉飄零
覆蓋在被退回的記憶

黃昏停滯
於臃腫的思維上
平淡的連續劇播放了
「爸，吃晚飯吧。」
女兒探頭喊道

風徐徐地吹過
也不問為什麼了
坐在客廳的沙發上
閱報、聊天
或吃水果
風扇在頭上不停旋轉
月色透過窗鏡射進來
生活給我的感覺依舊

中年後
也不知為什麼
想用盡靜謐寫一首詩
抹去筆下曾經激動的詩句
只剩下雲淡風高
什麼也不會再將我深深打動
越走越遠了
一切已是
輕描淡寫